

鱼跃龙门

|| 下册 ||

刘景玉

著



人的一生，孰喜孰悲、孰苦孰甜、孰哀孰乐，
对每一个人都是—种际遇，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。

明代中叶，是历史上四川盆地人文荟萃的鼎盛时期。小说以那段史实为背景，以川中一大批文人、武士入学中举、鱼跃龙门乃至出相入士，为国、为家、为民做官、抗倭战斗和忠诚奉献的史实为依托。再现了川中地区在明代中叶，—批龙门进士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画卷。



团结出版社

鱼跃龙门

刘景玉 著 ■下册■

 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跃龙门 / 刘景玉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7. 1

ISBN 978-7-5126-4828-9

I. ①鱼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5559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http://www.tjpress.com
E-mail	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装帧设计	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65336881

开 本	145mm×210mm	1/32
印 张	22	
字 数	580千字	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	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	

书 号	ISBN 978-7-5126-4828-9
定 价	59.80元 (全两册)

(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)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二章 勤正殿廷和辞官 左顺门杨慎获罪 / 1
- 第十三章 危机四伏知途远 江水东流遇相知 / 34
- 第十四章 定风溪书生献策 平施甸勇士献身 / 69
- 第十五章 孟龙受知南昌府 张维修道汇空山 / 102
- 第十六章 韩元帅巧计拒敌 戚将军大战仙溪 / 131
- 第十七章 台州歼敌降倭寇 尚书回京授司农 / 170
- 第十八章 辞官只为民生计 建埠只求商机来 / 204
- 第十九章 知音命丧南方地 故友相会嘉陵江 / 246
- 第二十章 任瀚丹青言史迹 以勤父子出天潢 / 282

附：天那边有个美丽的传说 / 325

秋风也爱花月夜 / 326

蝶双飞 / 327

人间真情 / 329

第十二章

勤正殿廷和辞官 左顺门杨慎获罪

一

话说嘉靖皇帝朱厚熜要为自己父母正名的事在朝受挫以后，表面上与朝臣们修好，暗地里气愤到极点。别看他人年轻，确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。否则，他怎么能在后来皇帝宝座上稳坐四十多年呢？自从对自己父母正名的事在廷议上受挫以后，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君主，连天下都是自己的！朝臣们本是他朱姓王朝的管家和佣人，怎么能容得下奴才欺主呢？尤其是后来在他母亲蒋氏的怂恿下，决心要把朝臣手中的权力收回来，天下大事只能由自己说了算！他要让大臣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，绝不是一个窝囊废！于是，经过他的长期思考，终于想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：“擒贼先擒王，无论如何得把杨廷和拿下！”管他是不是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，只要朕把这糟老头解决了，看还有谁敢再抗旨不遵！在他提拔的张璁、桂萼等人进京之后，一场经过四五年策划所的惊风骇浪终于掀起来了。

朱厚熜要张璁进京的目的，是因为张璁的确是一位辩才，张璁那篇文章朝臣们都读过，没有哪一个能说出反驳的理由来。没有谁能驳倒张璁那“老百姓尚且知道不认亲爹娘是忤逆犯罪，大臣们强迫皇上不认亲爹不合伦理，也是一种犯罪”的雄文高论。朱厚熜对他的这一成就自然感到高兴，所以，他在旁人无可非议的情况下，把张璁和桂萼二人调到身边来了。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之后，便要向朝臣们发起反攻。

此时，在内阁执政几十年的首辅宰相杨廷和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他从各种态势上看到，皇帝绝对不会永远让别人站在妨碍他前进的道路上，而不置可否的。自己或许就是皇帝首先要搬开的那块拦路石头。有一天，在皇帝传他至皇极殿，再次向他征求

“大仪礼”的相关意见时，他想到自己若再不识时务，趁机退出这场纷争，将来必定自取其祸。于是，他做了一生中最重大的选择。叹息了一声之后，使出了古老常用的那以致士来暂避风头的办法。他请求嘉靖道：“皇上，臣已经六十四岁了，这几年脑子总是昏昏沉沉的，做起事来也常犯糊涂。请皇上允许臣致仕（作者注：就是现代人说的退休）吧！”

嘉靖皇帝朱厚熜听了杨廷和的话以后，感到十分纳闷：为什么这位权倾天下的老头子，怎么竟突然提出致仕，向他交权呢？开始他以为是这位老头子在给他开玩笑。后来，又听杨廷和继续说道：“皇上不是要礼敬亲生父母吗？这本人之常情，可在帝王之家就不同了。张太后是皇上叔母，若再封皇上生母为太后，张太后就应是太皇太后，于辈分上讲说不过去。若不依辈分，宫中有了两位健在太后，就和朝廷有了两位现任皇上一样，将如何执事？所以，众朝臣是一定要阻拦的。老臣左思右想，若臣不退，必然受朝臣们的推动，会长久成为皇上这事的拦路石。若老臣一退下来，他们没有我这块石头，又有谁敢来挡皇上的道呢？只不过皇上你，得拿定主意，求个万全之策罢了。”

嘉靖听后，十分欣喜地道：“爱卿如此一说，朕的心里就亮堂了。原来杨爱卿竟有如此心胸，不愧为大明朝堂的一块柱石！然而，这样一来就太委屈爱卿了！”

杨廷和道：“人有老弱病残，代有兴衰存亡。为了大明江山能千秋永固，这是老臣应该为皇上做的。臣请皇上，恩准臣致士吧！”

嘉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朕就答应你。不过，朕要求爱卿，为了大明，得严守秘密哟！”

杨廷和道：“请皇上放心，老臣保证对任何人，包括家人也不会透露半点消息的。臣还要恳请皇上，若慎儿不知就里，因此而得罪皇上，请皇上放他一条生路，老臣就是死也于心无憾了。”言毕，那辛酸的泪水一下从眼中滚了出来。

嘉靖见了，立即安慰道：“杨爱卿放心，朕决不食言，辜负你对大明的一片忠心的。”

杨廷和总算了却一桩心事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皇极殿。嘉靖看到杨廷和那模样，于心不忍，赶紧叫太监张永将他扶到东阁大人的相府去。

杨慎从编修馆回到家里，张嬷嬷告诉他：“相爷今天从朝堂回来，感到身体不适，一直在床上躺着。长公子，你快去看看吧。”

杨慎听后着急地问：“我爹他怎么了？叫大夫看过没有？”

张嬷嬷答道：“没有。相爷他说没啥问题，只是累的。不让杨春去请呢？”

杨慎觉得这事很蹊跷：父亲向来身体好好的，很少生病。今天怎么了？医生也不让叫，怎么行呢？我得问问去。他来到父亲的床前，探问道：“爹，听说你身体不适，如今好了点吗？慎儿给你老请安呢。”

其实，杨廷和此时并没有睡着。他从嘉靖皇帝那里回来以后，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说实在点，他在朝堂上几十年，有时叱咤风云，有时如履薄冰，权谋计策都在尔虞我诈中进行。现在他的确已快灯尽油枯，没有精力在风口浪尖上再拼搏了。他目前急于要考虑的事是如何保护好他的家人，全身而退的问题。此时，他最担心的是向来行事乖张、已在朝中任职的慎儿，在失去自己这把保护伞后，能否周全的问题。虽然皇帝已经答应了他，但过去的历史证明君威难测，君恩也难测呀！当他想到那些曾经追随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僚和朋友，如何使他们能在几十年河东，几十年河西的政治潮流中免遭祸殃的问题。想到在目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像夫妻那样恩爱的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尚且各自飞，何况为了保护家人承诺了少年气盛的皇帝，不走漏半点风声的，如今他自己已老，实在无能为力，有啥奈何？最多只能在心里道个歉，于口上多叹口气而已……当儿子的到来，把他那无限的愁思打断以后，才侧过身来说道：“慎儿，爹没事。爹是担心你呢！”

杨慎诧异问道：“爹，我怎么了？让你老人家如此担心？”

杨廷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慎儿，爹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也是个大而划之、做事轻浮的人。有时甚至糊涂得很呢！我

问你，李姑娘从四川那么远撵到京城来，为了啥？还不是为了你与她的那一段孽情！我安排人把她接到东园的客房来住为了啥？还不是为了不影响杨家的清誉，免遭大臣们非议！不过，我听你二娘说，她知书识礼、落落大方，人才、身子都挺不错的，的确是个好姑娘呢！所以，爹叫你有空多去陪陪她。问她还缺点什么，也好叫下人送去。”

杨慎听后高兴不已地道：“爹，你真是孩儿的好爹爹……”

接下来又听杨廷和道：“慎儿，既然她对你那么重情义，我们可不能误了人家。你们都不小了，就选个吉日，把喜事给你们办了吧。”

杨慎高兴地道：“谢谢爹！”

杨廷和又说：“慎儿，我已经向皇上请示告休，就要离开京城回老家了。你最好把日子定在下月，好让爹也高兴高兴。”

杨慎听了父亲的话以后，感到十分震惊地问道：“爹，这是真的吗？该不是嘉靖逼迫你的吧？”

杨廷和淡淡地回答道：“不是，我儿千万不要胡乱猜疑！是爹强求皇帝要退的。你想想，爹已经六十四五岁的人了，身体、精力都远不如从前，再已经不住朝中那么多的事折腾了。爹难道累了一辈子，不该回老家去安度晚年吗？况且，你娘生前我没有时间陪伴她，如今，我也该回去守望她了。”

爹能够回去守候母亲的亡灵，作为儿子自然感到高兴。母亲辛苦孤独一生，杨慎原就以为父亲有了二娘就忘记他们母子，因而稍有怨恨的。现在听父亲这样说来，方知爹娘情深。对父亲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后，联想到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也就没有再深层次的思索下去。但听老父继续说道：“儿啊，我离开京城以后，往后的一切就靠你自己了。爹希望你做事一定不要任性，凡事都要多收敛些好。”

杨慎听完父亲的叮嘱以后，体会到了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的真正含义。信誓旦旦地对父亲道：“孩儿一定谨记爹爹教诲，请爹放心好了！”

然而，人们常说的“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”的古谚，确在这

位状元公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。杨廷和辞去相位不久，在桂萼的支持和张永、张璁等人的推动和策划下，左顺门事件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发生了。儿子杨慎并没有如父亲希望的那样，不但卷入了那场斗争的漩涡，而且成了漩涡的中心。

大家知道，杨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大家也知道他不仅仅是当朝的状元，而且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。如果有人认为他能考取状元是沾了他父亲的光，这话简直是胡说！因为杨慎能考取状元，完全凭的是他的文章。并不是现代，而是在古代！在古代人的眼里，父亲如果是高干，他的儿子中了个状元反而会被人们瞧不起，其原因是人们会认为这小子不一定有真本事，最多只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优等生而已！是靠老子的影响力得到这个殊荣的。而杨慎则不同，完全是以他那丰润的文采和词章取胜于他人的，否则怎么会被后代尊称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呢？由于他少年之时，就已经名满天下，四川人民给他起的外号叫“无书不读”。因而他的学识是丰富的。大家知道四大名著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罗贯中先生就是以他那首《临江仙》开卷的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可见这位老兄名不虚传，并不是现代人想象的“约定状元”！在史书有载的左顺门事件中，由于他初涉政局，又未能正确理解他父亲对他不能明言的话，错误地认为父亲的致仕是嘉靖赶父亲出中枢所致，心安理得地成了左顺门事件的另一面旗帜。

在左顺门事件初，朝臣们怀疑是张璁告了杨廷和的黑状，皇帝才宣旨要杨相爷辞职的。于是，现任礼部尚书汪俊立即上疏嘉靖请留，紧接着七十三位朝臣联合上疏。他们在疏中大发感慨，要挟嘉靖挽留杨廷和。嘉靖皇帝一看，以为是杨廷和背信弃义，心里头冒火：“杨廷和呀、杨廷和！我们君臣之间不是讲好的么？朕念你是三朝元老，你有心事不妨直接向朕说就是，怎么还来这一手阴的！”于是，他装着没事儿一样，一笑置之。哪知他看到奏文末尾声称：“还有八十余疏、二百五十余人，皆如臣等

所议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上疏还是较温和的，如果皇上再不采纳，还有八十多封奏折，共二百五十多位臣子对你提出要求，看你还听不听！嘉靖顿时火冒三丈，大怒道：“反了，真是反了！”要是在嘉靖初登皇位的时候，说不定他还会在朝会上共议，甚至就范的。在他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，特别是有了这几年与大臣们长期斗争经验积累，加上从他登基以后又扶持了张燧等一批文人和桂萼等一批武官，他心中有了底气之后，他的心里想的是：“朕现在文的也有了，武的也有了，不会再怕你们了！”

正在嘉靖紧锣密鼓筹划反击的时候，汪俊等老官僚们，见势不妙，立即叛投过来向嘉靖疏诚：“皇上圣明，之前是臣等迂腐，不知人本之道。皇上要认亲生父母上合天理，下顺民心。臣等考虑过了，天下哪有不认父母的道理？所以，臣等奏议，兴献帝后中的帝字之前还得加上个皇字才好呢。”现在，皇帝心中有了决胜的把握，就该正大光明地开始向这批顽固派反扑了。

然而，一批在内阁掌权的老头子如蒋冕、毛纪等见势不对，准备就此罢休的时候，新一代的青年官员看不惯他们那种作风，其中有一人就是杨慎便站了出来。他认为，皇帝要赶走自己的父亲，完全是张燧、桂萼等这些无耻小人接连诬告、挑唆皇帝造成的。社会上普遍认为“父仇必报”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何况这些人既然赶走了自己的父亲，也是冒犯自己呢？于是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把拥护父亲的那一批新、老官员找来商量对策。这样，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父亲之后新的领头人。

其实，杨慎并不在意皇帝认谁为爹娘，他卷入这场纷争主要原因是为了给父亲杨廷和讨个公道。

八月，杨慎与同列三十六人上疏反对，帝怒切责，停俸有差。世宗终上生身父母尊号。逾月，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，不得命。

九月初，在杨慎的召集下，他们分析了目前的形势。共同认为，如果要公开与张燧等人辩论，恐怕很难驳倒对方。于是，想出了一主意，冤有头、债有主，既然是张燧唆使皇帝赶走相爷的，就找人暗地里打死张燧算了！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文的不行，

咱们就来武的！只要把这口恶气出了就行！

若按当时杨慎的身份和条件，要打死张燧这样的小官的确不是一件难事。找几个打手，在夜间埋伏起来，趁张燧路过的时候，一阵猛揍，张燧想不死都难！到时候，找人随便去报个抢劫案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执宪只要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也就不了了之，张燧定会成为一个无人破案的冤死鬼。可杨慎他们选错了地方，张燧白天总是被皇上召去讲“礼”，天晚了才回去的。他们选择了张燧夜间从皇宫出来的左顺门外（左顺门这个地方打死人在明代是不负责任的）。

然而，这个计划看起来非常完美，不愧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其实，这真正是非常聪明的杨慎一生中干的最大一件蠢事。这个计划不但没把张燧送进鬼门关，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监牢。

当他去东园把这个自以为十分完美的计划告诉李雨荷，寻求李雨荷的支持时，李雨荷就再三表示反对。其理由有三：一是暗杀人这种方法不可取，因为它不是正大光明的行为。二是张燧虽然不会长有翅膀，但他竟然敢与相爷作对，他一定是一个有心计的人。既然双方都剑拔弩张了，他一定也会有所防备。三是张燧的背后还有皇帝，外面还有武夫朋友桂萼，这是不能低估的力量。她劝杨慎道：“我未来的相公，劝你别犯糊涂。相爷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不做宰相也没损失什么，何况手中的权力总是要移交出来的。他能全身而退有什么不好？犯得着你去冒那么大的险吗？何况你有朋友帮衬，人家也有啊！”

杨慎道：“雨荷，你知道吗？是张燧那老小子损了我爹的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子呀！”

李雨荷耐心劝道：“相爷都说是自己告退的，你要这样做，趁他还在北京，不妨去向老人家说说，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。”

杨慎道：“这事千万不能跟爹讲。爹已经是老古董了，让狗给咬了也不会还手的呢。”

李雨荷劝道：“我一个女流之辈，自然不晓世事。可我打自娘胎里出来就从没杀过人的，你怎么能叫我去杀人呢？”

杨慎道：“我不是叫你去杀人。我们除了杨应舜之外，只有

你会武功。杨应舜要对付守门的侍卫，只要你能帮我们把张燧那老小子放倒就行。”

李雨荷坚持道：“那和我亲自杀人有什么两样？”

杨慎听了，单刀直入地问道：“雨荷，我问你，我们这事，算我求你。你是我未过门的媳妇，你不帮我咋行？”

李雨荷见杨慎如此强逼她，便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其他的事，我啥都帮你。只这事，我是坚决不帮的。你们要暗杀张燧，那是非君子之为。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。真要出气，另求他法吧。若你们坚持要这样干，去找他人好了，反正我不干！”

杨慎见与李雨荷说话是四季豆不进油盐，为了替父亲复仇的事，也不能过分强迫李雨荷参与。只得气鼓鼓地离开了李雨荷的住地，临行时还赌气地对李雨荷说道：“我就不相信，离了胡屠户就要吃带毛猪！”

杨慎走后，李雨荷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：“杨郎啊，你怎么能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呢？看来，我只有不顾颜面，伺机去禀报未来的公公了！”

二

在李雨荷被杨家接走以后，谯氏兄弟要温习功课的时间里，孙福贵由于语言上的差异，只能一个人由近致远地在京城里转一转，看一看，无法与北方来的生意人接触，使他想做生意发财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。

孙福贵出生在川中一个中等平民家庭，原本就没有做生意的本钱，是决不具备做生意的条件，但他却一直做着做无本生意的美梦。如今，尽管北京城里有许多东西价格不菲，一旦捎回四川也是完全可以赚钱的。而他却因囊中羞涩只能干瞪着一双眼，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从梦中醒了过来。好在住店吃饭的钱，现在还有谯氏兄弟撑着，没有让他皱眉头，他才得以有条件在大街上逛逛。否则，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了。

人就是这样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时还真能从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一丝光亮。杨慎的到来使他也跟着认识了一些川籍当官

的朋友。杨慎来会谯孟龙时，少不了有做官的朋友陪同，因为他不但是当今的才子，而且还是当今首辅宰相杨廷和的长公子，能攀上这位状元公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光荣。所以，他认识了杨慎跟着李雨荷与谯孟龙也沾了点光。他们毕竟都是四川人嘛。人们常说：“亲不亲，故乡人。好不好，乡巴佬。”这些上层人物对他这位新认识的四川老乡，还是挺够意思的。当他们听说孙福贵是空着一双手闯社会的，对他这种精神也感到相当佩服。对他的处境也深感同情，有时还会把随身所带的银两接济给他几许，希望他今后能发大财。特别是御史台张维，虽然他做了清水衙门里的言官，却因出身贫寒家庭，崇尚孝义，虽是穷得叮当响的，却还省吃俭用，时时接济街头无家可归的孤老。尽管缝不起一件新的朝服，经常穿着一套土布长衫上班，被同僚称他为布衣御史。这样，他不但不被趋炎附势的上司看重，更时常受同僚的排挤。权宦刘瑾弄权时，因从没收到他一文钱的“孝敬”，曾几次借故将他下狱。狱卒们没有收到他一文钱的“通融”，也曾几次借故把他打得半死。好在他人贱命大，才活了下来，因明朝皇帝的不断变更，仍然保持在朝为官，却不能外放一个肥缺。后来，杨廷和为相，原本清高不浊的他，也从未以家乡的人去拜见过。以至于后来见面也不曾相识。而杨廷和的儿子杨慎，处事为人的方法与他的父亲截然相反，交朋结友只凭兴趣情投、不分贵贱贫富，与这位张老先生相近。因而，与来京于四川会馆的川籍人士相聚认识后，觉得投缘，才与他成为亡年交的。

张维也曾经风光过几天，那是孝宗皇帝在位，他还年轻的时候。这位皇帝之所以称孝宗，是因为他崇尚孝道的原因。正由于这个原因，尽管武宗接位后，权臣和权宦几次欲加害于他，才幸免于难。自从嘉靖接位以后，皇帝要事孝父母，他又被嘉靖看重起来。在这之前，他遇见了落魄的进士张燧，也曾帮助过他这位崇尚孝义的进士。张燧得到嘉靖的重用，按理也少不了他的功劳。

孙福贵是张维陪同杨慎来四川会馆时认识的。张维虽穷，但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每个月是有俸禄的。孙福贵却是真正的一介

平民，来京不久，父亲给他准备的几两银子，早就花光了，现在靠着谯孟龙兄弟过日子。在当时，谯家在川中可算首富，但不是孟龙的父亲，而是他的叔叔们。因此，来京所带有银票并不是花不完、用不尽的。好在李雨荷被杨慎家接走以后，少了几分花销，才把他这位同乡捎带用度，但也没钱任孙福贵一位同乡任意消费。所以，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做善事的张维老先生，见这位年轻人用度极其拮据，毕竟是顺庆府来的老乡嘛，也就有时帮衬起他来。

活该杨慎有事，在那次会议之后，李雨荷把这事悄悄通报了他的表哥谯孟龙。她想趁谯孟龙高中后有两个月等待期，在回家前，请他务必抽出时间去劝劝准夫婿杨慎。但这事被与人素无瓜葛的孙福贵听到后，竟然告诉了忘年莫逆的张维老先生。张维担心好友张燧的安危，原本是叫他躲避风头的。哪知张燧这个人，虽然没有翅膀，却很有心眼。当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不但告诉了他的同谋者桂萼，还悄悄溜进皇宫去向嘉靖哭诉，寻求皇上的保护。这下子，事情就闹大了。嘉靖皇帝听了之后大怒道：“这伙人简直要反了！”于是，在张燧走后，立即派人拿着他的圣旨，从兵马司调动武士，作好暗中行动的准备。

这天，朝臣们探得张燧白天又去了嘉靖那里，傍晚下班后，杨慎立即调动人马埋伏在左顺门的巷道两旁。他们见张燧高高兴兴地从皇宫里出来，心想世界上要死的人虽多，可高高兴兴死的人却是绝无仅有。张燧这小老儿能高高兴兴地死还算有福气。他们正要上前动手时，左顺门内又走出一个人来，该张燧还有好运，不该命丧于此，这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些朝臣们下一次准备要解决的对象桂萼。杨应舜立即报告杨慎：“长公子，现在又来了一个人，咋办？”

杨慎问道：“来的是谁？”

杨应舜道：“长公子，这可是五城兵马司的将军桂萼大人呀！”

此时，桂萼虽然来得突然，杨慎却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激动，不经思索就下了命令：“来得正好，省得有下一次，咱们一并干

掉他！”

杨应舜请示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桂大人武功是很不错的哟！长公子，我们能不能把这次的行动放缓呢？”

杨慎道：“如此机会，岂能错过。我们有那么多人，怕他作甚？”他见杨应舜听了他的话以后，愣在那里不见行动，生气地训斥道：“平时我家对你那么好，现在该你出力的时候了，你还愣在那里干啥？”

杨应舜听了之后，他只得将原先由他专攻张燧，其他人只佯攻助阵，在他砍杀张燧之后，杨慎就带人迅速撤退。改由自己带着两位下人主攻强敌桂萼，其他人围攻张燧的战法。

当一伙人蜂拥上前围向张燧大喊大叫时，杨应舜一个箭步就蹿到了桂萼的面前。由于桂萼本身武功确实了得，事先又有了准备，自是毫无惧意。二人刀对刀，掌对掌的打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分胜负。

就在桂杨二人鏖战正酣的时候，那伙文弱的官员呼着“快抓住张燧那老小子！不能让他跑了！”便一齐向张燧奔围攻过去。张燧见势头不对，见有桂萼在那挡着，趁机转身往左顺门内逃去。别看他平时斯斯文文，走路像怕踩死蚂蚁似的，但当其为了逃命时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他趁左顺门还没关闭之时，一溜烟就跑进了内宫去。

这边，杨应舜与桂萼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正打得难解难分。那边的文官们看着张燧从自己的眼皮底下，逃进左顺门去，既不敢大胆闯进紫禁城内宫去抓人，又无能力去协助杨应舜撂倒桂萼。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杨慎，此时进退难决，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

然而，事情并不是着一阵子急就可以解决的，要解决这场争斗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嘉靖皇帝。张燧在总管太监张永的引领下，火速向他战战兢兢地哭诉后，嘉靖大怒道：“反了！真是反了！”立即传旨，禁军与东厂的卫士全体出动，务必将滋事者全部拿获！

双方耗时不久，桂萼事先准备的战斗队员——五城兵马司的

禁军就围攻过来。杨应舜见王元正、刘济、安磐、张汉卿、张源、王时、柯实与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文官已经被迅猛的武士拿下，想到杨慎还在禁军和东厂侍卫的包围绕之中。心急如焚的他必须趁四周夜幕笼罩，人员暂时混乱之机，先将长公子杨慎救出，再图后事。于是，他便身随心运，瞄准时机，一刀横扫千军后就立即转攻桂萼天门（作者注：脑门）砍下。桂萼见对方这一刀来得突兀迅疾，十分凶险，刀刚砍出，风力先至，稍不经意，自己的脑袋定会开花。于是。他只得闪身后退，再向侧边躲避。哪知这是杨应舜为了抽出身来救这个文弱杨慎而出的奇招。

杨应舜一个闪身，刀光起处，围向杨慎的几个禁军不是臂折，就是腿伤，虽然没有要他们性命，那阵子剧痛也够他们受的了，哪有能力再扑向杨慎。杨应舜便一把拉住杨慎，趁着夜色掩护，逃出左顺门这是非之地。回到东园里躲去。

这夜，整个京城被搜捕人犯的禁军和东厂的卫士闹翻了天。杨慎主仆二人哪敢回到相府里去连累老父。他们沿金水河的东边来到李雨荷的住处。

此时，李雨荷刚练完功，回到室内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正准备清洗一下就要睡觉了。突然她的心跳加剧，心上犹如有了十五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，总是难以平静下来。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从她的心底升起似的。于是，她想到三天前杨慎求她出手的事，不得不为她心中的杨郎担心起来。于是，她走到窗边去听外面的风声，风声依旧，与先前也没有什么变化。于是，她又回到梳妆台边的椅子上，先照了照镜子，再饮上一口香茶来提神，默默祷告观世音菩萨：若菩萨能保佑杨郎能平安归来，弟子定……沉思着、等待着，少顷，房门外出现了轻轻的拍门声和十分熟悉的轻叫：“雨荷，快开门，我是杨慎。”她立即把门打开，见杨慎主仆二人满头大汗地闪进屋来，便惊讶地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了？伤着人没有？”

杨慎答道：“你别担心，我们不是已经好好地站在你的面前了么？只是今晚的事办砸了。”

李雨荷问：“怎么回事呢？”



杨慎道：“现在还说不清楚。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，张燧那老小子好像事先知道似的，不但桂萼带了五城兵马司的军士来了，连禁宫的东厂侍卫也来了……”

李雨荷担心地问道：“你们那些人呢？”

杨慎答道：“我们那些人都是些文职官员。他们在武士们的刀枪之下，还有啥说的。”

“那你们是怎么逃走的呢？”

“多亏了杨应舜，他正与桂萼鏖战，见我有了危险，出奇招逼退桂萼，抽身来把我救出的。”

李雨荷更加担心地道：“之前我就劝过你，这事干不得的。想不到你竟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坚持要干。现在就是有后悔药卖，也来不及买了。我觉得你们的计划皇帝早已知道。不然，为什么会这么凑巧？桂萼会在左顺门与张燧相继出现，还来了那么多五城兵马司的军士和紫禁城的东厂侍卫？”

杨慎听了李雨荷旁观者清的话后，立即想起这事失败的后果来，捶胸顿足地道：“可能是我们的人中间出现了叛徒，这都怪我啊！当初我若听你之言，也不会出现如此祸端连累父亲的……”

杨应舜听了两人的谈话以后，知道即将出现的严重后果。着急地道：“长公子，事已至此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说不定桂萼正带着军士和侍卫去相府向老相爷要人呢！”

杨慎听了这话之后，犹如一个晴天的霹雳击在头上，心想：“我不听父亲教诲，既害了自己，也害了父亲。不过，我是个男子汉。既敢作，就敢当！我这就去面对，坚决不连累自己的老父！”于是，他不待向李雨荷说明意图，竟一个人从李雨荷的房间出来，向东园的相府跑去。

李雨荷急得双眼流泪，杨应舜比李雨荷更急。他担心长公子的安危，也紧急追了过去。留在房中的李雨荷也感到无可奈何，只得一次又一次地默默祷告，乞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她的准夫君平安。

杨应舜这话说得不错，桂萼等人将滋事的文职官员一个一个地逮了，由东厂卫士押进大牢以后，在个别熬不住酷刑的供出这